



【中外科幻小说选集】

Zhongwai Kexuan Xiaoshuo Xuanji

侏罗纪公园

〔美〕乔治·斯达克 著



10元本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

侏罗纪公园

[美]乔治·斯达克 原著

文 彬 编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旁塔雷纳斯	(6)
海 滩	(12)
纽 约	(14)
材料的形状	(17)
第二章	(20)
内海的海岸	(20)
骨 骼	(33)
考恩·斯旺·罗斯律师事务所	(41)
设计蓝图	(44)
哈蒙德	(51)
城 堡	(57)
董事会的目标	(59)
司机场	(64)
马康姆	(67)
岛	(72)
欢 迎	(75)
第三章	(78)
侏罗纪公园	(78)
游 览	(88)
控 制	(106)
四·四版	(118)

控 制	(124)
游 览	(134)
控 制	(139)
大雷克斯龙	(145)
控制室	(152)
控 制	(164)
繁殖地点	(174)
第四章	(187)
返 回	(199)
乃德瑞	(201)
平 房	(205)
丁 姆	(212)
莉 丝	(219)
控 制	(227)
控 制	(237)
鲍园里	(242)
控 制	(248)
鲍 园	(253)
黎 明	(261)
鲍 园	(270)
第五章	(281)
控 制	(314)
第六章	(333)
旅 馆	(366)
尾 声	(377)

第一章

“在最初的不规则零散曲线中,几乎看不到基本数学结构的提示。”——伊恩·马康姆。

迈克·鲍曼一面开着那辆越野车穿过位于哥斯大黎加西海岸的卡沃布兰科生态保护区,一面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这是七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眼前路上的景色壮丽: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从这儿可俯瞰热带丛林以及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据旅游指南介绍,卡沃布兰科是一块未经破坏的荒原,几乎是一个乐园。现在看到这样的景色,鲍曼觉得他似乎又在度假了。

鲍曼今年三十六岁,是达拉斯的房地产经纪人,与妻子、女儿一起来这里休假两个星期。其实这次旅行是他妻子爱伦的主意;几个星期以来,爱伦不断地跟他谈论着哥斯大黎加那些奇妙的国家公园,并说蒂娜若能亲眼目睹该有多好。后来,当他们到达这里之后,他才知道爱伦早已和圣荷西市的一名整型大夫预约好了。这是迈克·鲍曼首次听说哥斯大黎加有医术高超、收费低廉的整型治疗,以及圣荷西市有设施豪华的私人诊所。

当然,他们之间大大地吵了一架。迈克认为妻子对他撒了谎,而她确实也是如此。他坚决反对这次整型手术。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实在很可笑,爱伦才三十岁,而且美貌动人。真是见鬼,她在赖斯毕业的那一年还当选庆祝活动中的女王,这一切至今还不到十年呢。然而爱伦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经常为此而烦恼。这些年来,她最担心的事仿佛就是红颜不能常驻。

这件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

越野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着,周围的泥浆四溅。坐在他

身旁的爱伦问道：“迈克，你确定这条路没错吗？我们已经有几小时没见到一个人影了。”

“十五分钟之前还看到另一辆车呢，”迈克提醒妻子，“记得吗？那辆蓝色的车。”

“走另一条路的……”

“亲爱的，你想去一个没有人迹的海滩嘛，”迈克说道，“那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爱伦半信半疑地摇摇头。“但愿你没走错路。”

“是啊，爸爸，我希望你没走错路。”坐在后排的克丽丝·蒂娜说道。她今年八岁。

“相信我，我是对的。”他一声不吭地开了一会儿。“景色迷人，对不对？瞧那边，美极了。”

“嗯，不错。”蒂娜应道。

爱伦掏出连镜小粉盒，对着镜子照着，按了按眼睛的下方。她叹了口气，又把粉盒收起来。

道路开始向下倾斜，迈克·鲍曼全神贯注地开着车。突然，一团小小的黑影猛然越过路面，蒂娜失声叫了起来：“你们看！你们看！”黑影马上消失了，跑进丛林中。

“那是什么？”爱伦问道，“是猴子吗？”

“也许是鼠猴。”鲍曼回答说。

“我能把它算进去吗？”蒂娜掏出铅笔问道。她把旅途所见的各种动物列成一张表，那是一项课外作业。

“我不知道。”迈克不敢肯定。

蒂娜看着旅游指南上的照片。“我认为这不是鼠猴，”她说道，“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吼猴。”他们在旅途中已见过几只吼猴。

“嗨，”蒂娜更加来劲了，“根据这本书上说，卡沃布兰科的海滩上常常有多种野生动物逗留，包括吼猴、白脸猴、三趾树獭，还有长鼻浣

熊。你认为我们会见到三趾树獭吗，爸爸？”

“我想我们一定能见到。”

“真的吗？”

“看着前面，别乱动。”

“真好玩，爸爸。”

道路向下延伸，穿过丛林，奔向大海。

当他们终于到达海边时，迈克·鲍曼觉得自己真是英雄。那是一片二英里长的白色沙滩，呈新月形，四周看不到一丝人迹。他把越野车停在沙滩旁边的棕榈树阴下，然后取出野餐盒。爱伦换上了泳装，说道：“说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肥。”

“你看起来身材好得很，亲爱的。”事实上，他觉得妻子太瘦了，不过他已学会对此避而不谈。

蒂娜已经跑下海滩。

“别忘了擦防晒油。”爱伦喊道。

“待会儿，”蒂娜回头大声说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三趾树獭。”

爱伦·鲍曼看看海滩四周，还有那些树。“你想她没事吧？”

“亲爱的，这里方圆几英里都没有人烟耶，别担心她会被拐跑啦。”迈克回答道。

“有蛇怎么办？”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迈克·鲍曼说道，“海滩上没有蛇的。”

“唔，也许会有……”

“亲爱的，”迈克断然说道，“蛇是冷血动物，它们是爬虫类，无法控制体内的温度。这里是华氏九十度的沙滩，要是蛇出洞，准会被烤死。相信我，海滩上不会有蛇的。”他看着女儿蹦蹦跳跳地走下海滩，最后在白色的沙滩上只见到一个黑点。“随她去吧，让她玩个痛快。”

他用手搂住妻子的腰。

蒂娜跑着跑着,觉得精疲力竭了,便扑倒在沙滩上,兴致勃勃地打着滚来到水边。海水暖洋洋的,几乎一平如镜。她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稍微喘过气后,便回过头来朝向父母亲和那辆汽车,看看自己到底跑了多远。

母亲正向她招手,示意她回来。蒂娜也兴高采烈地挥着手,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蒂娜不想擦防晒油,也不想回到母亲身旁听她唠叨减肥的事。她只想待在这里,也许能见到三趾树獭。

两天前,蒂娜在圣荷西的动物园里见过树獭。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傀儡角色,似乎不会伤人。不管怎样,它的行动缓慢;她一定可以轻易地追上它。

母亲又在大声叫唤她了,蒂娜决定不再晒太阳,便离开水面到棕榈树阴下。在海滩的这一段,高大的棕榈树下长着盘根错节、枝桠交叉的红杉树,使任何人都无法穿过树丛进入内陆。蒂娜坐在沙上,用脚踢着红杉树的枯叶。她发现沙上有许多鸟的足迹。哥斯大黎加以鸟类繁多而闻名。旅游指南上说,此地鸟的数量是美国和加拿大总和的三倍。

沙滩上有一些三趾鸟的足迹又小又浅,几乎难以发现。另外还有一些足迹很大,而且在沙中留下深深的痕迹。蒂娜懒洋洋地瞧着这些足迹,突然听到吱吱的叫声,接着从红杉树丛中又传来一阵沙沙声。

是不是树獭发出的叫声?蒂娜觉得不是,但她也不能确定。那是一种海鸟的叫声吧。她一动不动地静静等待着,听到那沙沙声又重新响起,最后她终于找到发出声响的地方。在几码远的地方,从红杉树的根部冒出一条蜥蜴,正直愣愣地望着她。

蒂娜屏住了呼吸。又是一种可以列在她的表格中的新动物!那蜥蜴用两条后腿站起来,靠粗大的尾巴保持平衡,眼睛牢牢地盯着她。蜥蜴站起时,几乎有一英尺高,皮肤呈深绿色,背部有一条条棕

色的花纹。它的前腿很细,长着小小的爪子,在空中不断地摆动。当它凝视蒂娜时,头部还歪向一边。

蒂娜觉得这蜥蜴很可爱,有点像神话中的火怪。她也举起手来朝它挥动。

蜥蜴并没有被吓到,还用两条后腿向她走来。它不比一只鸡更大些,而且像鸡一样,走路的时候头部往前点着。蒂娜觉得它可以被养成很好的宠物。

蒂娜发现,这条蜥蜴留下的三趾足迹看起来和小鸟的足迹一模一样。它向蒂娜靠近,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不想惊吓这只小动物。它竟会靠得这么近,实在令她惊愕不已,但她想起来这里是国家公园。公园里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它们的生命是受到保护的。这条蜥蜴也许很温顺,它是希望蒂娜给它一些食物吧。很遗憾,她一点食物也没带。蒂娜慢慢地伸出手来,掌心摊开,让它看清并没有食物。

蜥蜴停了下来,歪着头,发出叫声。

“抱歉,”蒂娜说道,“我确实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候,蜥蜴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便跳起来扑向那只伸出的手。她可以感觉它的小爪子在抓她掌上的皮肤,那动物的重量出奇地沉重,把她的手臂压了下来。

接着,蜥蜴顺着她的手臂向脸部爬去。

“我真想现在就看到她,”爱伦·鲍曼说道,她在阳光下眯起双眼。“没事,只想看看她。”

“我相信她没事,”迈克回答道,一边在旅馆准备的餐盒中挑来挑去。盒子里净是令人倒胃口的烤小鸡,还有一种包了肉馅的糕点。这种食品爱伦根本不会尝一口。

“你认为她不会离开海滩吗?”爱伦问道。

“不会,亲爱的。我认为不会。”

“我觉得这里真是荒凉。”爱伦说道。

“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这种地方呢。”迈克·鲍曼回答说。

“我的确喜欢。”爱伦说道。

“唔，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是希望看到女儿，没别的事。”爱伦说道。

这时，随着从海滩上吹来的风，他们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正发出尖叫。

旁塔雷纳斯

“我认为她现在已十分舒适。”克鲁兹大夫说道。蒂娜正在氧气帐内熟睡，大夫放下了帐门。迈克·鲍曼坐在床边，紧靠着女儿。他想，克鲁兹大夫或许相当能干；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那是他在伦敦的巴尔的摩医学中心接受训练的结果。克鲁兹大夫才华横溢，而且圣马利亚医院旁塔雷纳斯的这家现代化医院极其干净，效率很高。

但是，尽管如此，迈克·鲍曼仍然紧张不安。他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身受重伤，而且现在又远离家乡。

当迈克到达蒂娜身边时，她正歇斯底里地尖叫。她的整个左手臂上鲜血淋漓，布满了细小的咬伤，每个伤口约有拇指指纹那么大。手臂上淌着一团团胶黏的泡沫，就像唾液一样。

他把她抱到沙滩上。她的手臂几乎立即红肿起来。迈克久久也不能忘却他如何疯狂地把车驶回文明世界，那辆四轮越野车不停地打滑，费劲地顺着泥泞的道路爬进山中，而他的女儿由于痛楚和恐惧一直尖叫着，手臂也越来越红肿。早在他们到达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区之前，红肿的部位已扩展到颈部，随后蒂娜开始呼吸困难……

“她会康复吗？”爱伦问道，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望着氧气帐内。

“我相信她一定会的，”克鲁兹大夫回答道，“我又给了她一剂类

固醇，她的呼吸平顺多了。而且你也看到，手臂上的红肿已大大消退。”

迈克·鲍曼说道：“那些咬伤……”

“我们还没有鉴定出来，”大夫说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咬伤。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正在消失。现在已经很难辨认出来了。幸亏我已拍下照片存档。我还清洗了她的手臂，取下那种黏沫的标本——一份在这里作分析，另一份则送往圣荷西的化验室，第三份我们将冷冻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你有她画的图吗？”

“有。”迈克·鲍曼说道。他递上蒂娜画的图。

“这就是咬它的动物？”克鲁兹大夫看着图画问道。

“是的，”迈克·鲍曼说道，“她说那是一条绿色的蜥蜴，大小像一只鸡，或是像乌鸦那么大。”

“我不知道有这种蜥蜴。”大夫说道，“她画的这条蜥蜴用后腿站着……”

“一点也没错，”迈克·鲍曼说道，“她说，它用两条后腿行走。”

克鲁兹大夫皱起眉头。他又把图画仔细看了一会儿。“我不是专家。我已经邀请盖提雷兹博士来我们这里。他是海湾对面的卡拉拉生态保护区的高级研究员。或许他能帮助我们鉴定这种动物。”

“这里没有从卡沃布兰科来的人吗？”鲍曼问道，“她是在那里被咬伤的。”

“很遗憾，没有。”克鲁兹说道，“卡沃布兰科没有常驻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哪位研究人员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最近几个月里，你们也许是第一批在海滩上行走的游客。不过我相信，你们会发现盖提雷兹博士是个学识渊博的专家。”

盖提雷兹博士留着一脸络腮胡，身穿卡其布衬衫和短裤。令人惊讶的是，他竟是美国人。当他被介绍给鲍曼夫妇时，他用柔和的南部口音说道：“鲍曼先生，鲍曼太太，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然后

他解释说,他是耶鲁大学的野外生物学家,在哥斯大黎加已经工作五年了。马蒂·盖提雷兹对蒂娜作了彻底的检查,他轻轻地抬起她的手臂,打开手电筒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伤口,随后又用一把袖珍尺量伤口的大小。过了一会儿,盖提雷兹从蒂娜身边走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仿佛明白了什么。接着他查看了偏振片(编者按:POLAROID,是一种经过特殊化学处理的透明塑胶片,能使光偏振),就那种黏液问了几个问题。克鲁兹告诉他,黏液采样正在化验室里作检验。

最后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紧张地等在一旁的迈克·鲍曼和他的妻子。“我认为,蒂娜正在好转。我只是想将几个细节弄清楚。”他说道,且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你们的女儿说,她被一条绿色的蜥蜴咬了,那蜥蜴大约一英尺高,从长满红杉树的沼泽地直立着走到海滩上,对吗?”

“一点也没错。”

“而且那只蜥蜴还发出一种叫声?”

“蒂娜说,像鸟鸣声或老鼠的叫声。”

“你是说,像老鼠的叫声?”

“是的。”

“唔,那么,”盖提雷兹说道,“我知道这种蜥蜴。”他解释说,世界上有六万种蜥蜴,其中只有不到十二种能直立行走。在这十二种里,拉丁美洲只发现四种。从颜色来判断,这条蜥蜴很可能是这四种之一。“我相信,这条蜥蜴是皇冠鬣蜥,一种带条纹的蜥蜴,是在哥斯大黎加被发现的,在宏都拉斯也有。它们用后腿站立时,有时可高达一英尺。”

“它们有毒吗?”

“没有毒,鲍曼太太。毫无毒性。”盖提雷兹解释说,蒂娜手臂上的红肿是过敏反应。“据文献记载,百分之十四的人对爬虫类严重过敏,”他说道,“看来你女儿就是其中之一。”

“她当时高声尖叫,她说很疼。”

“也许是这样,”盖提雷兹说道,“爬虫类的唾液中含有血清促进素,能引起剧烈疼痛。”他转身面对克鲁兹,“用了抗组织胺剂(编者按:antiHistamine,是一种伤风抗素)后她的血压下降了吗?”

“是的,”克鲁兹回答说,“下降很迅速。”

“血清促进素,”盖提雷兹说道,“一定是的。”

爱伦·鲍曼仍然觉得不放心。“那么,为什么蜥蜴会先咬她呢?”

“蜥蜴咬人是常事,”盖提雷兹说道,“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老是被咬伤。有一次我就曾听说,在安马洛亚的一条蜥蜴咬了睡在儿童小床上的婴儿,那里离你们来的地方大约有六十英里远。动物咬人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不明白,你女儿身上怎会有那么多伤口。当时她在干什么?”

“什么也没做啊。她说她只是静静地坐着,因为她不想把它吓跑。”

“静静地坐着,”盖提雷兹皱着眉说道。他摇摇头,“唔,我认为我们还无法确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野生动物的行为是无法预料的。”

“她手臂上那些泡沫状的唾液又是怎么回事?”爱伦问道,“我老是想到狂犬病……”

“不,不,”盖提雷兹博士说道,“爬虫类不可能造成狂犬病,鲍曼太太。你女儿的病况是皇冠鬣蜥引起的过敏反应。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病情。”

迈克·鲍曼接着给盖提雷兹看蒂娜画的图。盖提雷兹点点头。“我相信这的确是一张皇冠鬣蜥的图画,”他说道,“当然喽,有几个细节错了。它的颈部画得太长,她把它的后腿画成了三趾而不是五趾。这条尾巴也太粗,翘得太高了。不过,除了这些之外,这就是一条我们正在谈论的有参考价值的蜥蜴了。”

“可是蒂娜特别提到它的颈子很长,”爱伦·鲍曼坚持说道,“她还

说脚上确实只有三个趾。”

“蒂娜观察事物很敏锐的。”迈克·鲍曼说道。

“我相信她观察很敏锐，”盖提雷兹笑着回答说，“不过我仍然认为你女儿是被一条普通的皇冠鬣蜥所咬伤，而且产生严重的爬虫过敏反应。药疗的正常时间是十二小时。明天早上她应该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在圣马利亚医院地下室现代化的化验室里，人们得到消息说，盖提雷兹博士鉴定咬伤美国儿童的动物是一条无毒的皇冠鬣蜥。因此对唾液的分析立即停了下来，尽管起先进行的分馏已显示出几种未知生物状态的高分子蛋白质。但是夜班化验师忙碌不堪，他把唾液标本放到冰箱内的架子上。

第二天早上，日班工作人员拿着出院病人的名单来核对盛物架。她看到克丽丝蒂娜·鲍曼已被安排在今天上午出院，便把唾液标本摔到一边。最后，她发现标本上有红色标签，也就是说，这份标本得送往圣荷西的大学化验室，因此她又从废物篓里将试管拾回，把它寄出去了。

“去，向克鲁兹大夫说声谢谢。”爱伦·鲍曼说着，同时把蒂娜推上前去。

“谢谢你，克鲁兹大夫，”蒂娜说道。她走过去和大夫握手。然后她说道，“你换了件衬衫。”

克鲁兹大夫突然觉得迷惑不解；随后他笑了。“没错，蒂娜。我每次在医院值夜班，隔天早上就换衬衫。”

“不换领带吗？”

“不换，只换衬衫。”

爱伦·鲍曼说道：“迈克告诉过你，她的观察力十分敏锐的。”

“确实如此。”克鲁兹大夫笑着说道，一本正经地握着小女孩的手，“祝你在哥斯大黎加剩下的假日里玩得高兴，蒂娜。”

“我会好好玩的。”

鲍曼一家人刚准备离去，克鲁兹大夫突然又问道：“哦，蒂娜，你还记得那只咬你的蜥蜴吗？”

“记得。”

“它有足趾吗？”

“有。”

“有几个足趾？”

“三个。”她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特地看了一下，”她回答说，“而且，所有的小鸟在沙滩上都是留下三趾的痕迹，就像这样。”她举起手来，把中间三个手指分得很开。“那只蜥蜴在沙中也是留下那种痕迹。”

“蜥蜴的足迹像小鸟的一样？”

“嗯，是的，”蒂娜回答说，“它走路的姿态也像小鸟。它就像这样点头，一上一下的。”她走了几步，一边点着自己的头。

鲍曼一家人离去后，克鲁兹决定把这番谈话向盖提雷兹博士报告。

“我得承认，那女孩的一番话使我迷惑不解，”盖提雷兹说道，“我自己也一直在进行查证。现在我已经不再肯定她是被皇冠鬣蜥所咬。一点也没办法再肯定。”

“那么，它可能是什么呢？”

“唔，”盖提雷兹说道，“我们不要太早地进行推测。顺便问问，你是否听说医院里还有其他被蜥蜴咬伤的病例？”

“没有，干吗？”

“我的朋友，如果你听到的话，一定得让我知道。”

海 滩

马蒂·盖提雷兹坐在海滩上,看着下午的太阳缓缓落下,最后,太阳在海面上散放着耀眼的金光,那光芒从棕榈树下穿过,一直射到卡沃布兰科海滩,以及他所在的红杉树丛中。他所坐的地方就在两天前那个美国小女孩待过的地方附近,这是他能想出的最好办法。

他曾告诉鲍曼夫妇,蜥蜴咬人是常有的事;尽管他说的都是千真万确,但他还没听说过皇冠鬣蜥会咬伤人。他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任何人因为被蜥蜴咬伤而需要住院的。况且,倘若她真的是被皇冠鬣蜥所咬,那伤口似乎也稍微大了一些。他回到卡拉拉生态保护区后,就在那里的小型科研实验室里查阅资料,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关于皇冠鬣蜥咬人的记载。接着他又查询了美国的一家国际生物科学服务中心,但还是没有找到有关皇冠鬣蜥咬人,或是被蜥蜴所咬而住院的资料。

随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安马洛亚的医官,那官员证实,一名出生才九天的婴儿在摇篮里睡觉时,腿部被动物咬伤,他的祖母——惟一的目击者——声称这动物是一条蜥蜴。结果这条腿肿了起来,婴儿几乎一命归天。他的祖母在描述蜥蜴时说,它的皮肤呈绿色,上面有棕色条纹。在吓跑它之前,它已在婴儿的小腿上咬了数下。

“真是怪事。”盖提雷兹说道。

“没什么好奇怪的,和其他几起咬伤病例一样。”医官回答说。他又补充了几个听来的意外事件:附近一个靠海叫法斯克兹的林子,那里有一名儿童在睡觉时被咬伤;另一起出事地点是在波达·索特瑞罗。所有这些意外事件都发生在近两个月内,而且全和熟睡的儿童或婴儿有关。

像这样前所未有的情况使盖提雷兹怀疑,一种过去不为人知的

蜥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在哥斯大黎加最有可能发生。这个国家的狭窄地段只有七十五英里宽,面积比缅因州还小。然而在它十分有限的范围里,生物的种类却多得出奇:它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有四道互不相连的山脉,包括一万一二千英尺高的山峰和活火山;雨林、云林、温带、沼泽和沙漠。如此类型的生态环境使它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丰富得令人震惊。哥斯大黎加的鸟类是北美洲的三倍。光兰花就有一千多种,昆虫有五千多种。

新的物种不断被发现,近几年来发现的速度更进一步加快,然而探究其原因却十分可悲。哥斯大黎加的森林由于被滥伐而逐渐减少;丛林中的生物失去了栖居地,因此移居他方,有时候甚至习性也改变了。

所以,出现新物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新物种的发现不只是引起人们的兴奋,而且也使人们担忧可能会带来的新疾病。蜥蜴身上带有病毒,甚至有的可以传染给人类。最严重的是大脑炎,会导致人类和马匹处于昏迷的状态。盖提雷兹觉得找到这种新的蜥蜴事关重大,即使是为了检查它是否会传染疾病也是很值得的。

他坐在那里看太阳西落,不由得叹了口气。蒂娜·鲍曼看到的也许是一种新动物,也许并不是。但盖提雷兹肯定没有见过。今天一大早,他带着空气枪,子弹匣里装着麻醉镖,满怀希望地到海滩去。可是一天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再过一会儿他就得离开海滩,沿着上山的路开车回家;他可不想在黑暗中行车。

盖提雷兹站起来,准备从海滩往回走,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一只吼猴的黑影,正在长满红杉树的沼泽边缘缓缓行走。盖提雷兹离开树丛朝水边走去。要是这里有一只吼猴,那么他头顶上方的树枝中可能还有几只;吼猴往往会对不速之客撒尿。

可是这只吼猴与众不同,它似乎没有同伴,而且走得很慢,时常停下来蹲在那里。这只猴子的嘴里衔着东西。当盖提雷兹靠近时,